



僉都御史前國子監祭酒虎谷先生王公雲鳳

墓志銘

呂 柟

嗚呼虎谷先生有作人化俗之文有攘夷戡亂之武
有因時明禮之材有援古修樂之具其提學關中時
柟爲所造士親見儀範身奉教約雖使思孟設科無
以過之當其志固欲使天下人各得其所也乃今已
矣嗚呼痛哉先生年十九歲中成化癸卯鄉舉明年
甲辰舉進士丁未除禮部主客司主事清忠效官獨
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詢其
矯激久亦自息 憲宗弗豫禮部沿舊典舉齋醮先

生言於禮部尚書周公洪範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
行於佛老宮非禮若爲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
於天三日可不克用弘治庚戌土魯番貢獅子先生
商於司郎中欲却之不從遂袖藁以見於部侍郎周
公經尚書耿公裕皆然之司郎中怒乃又婉曲與語
疏入得允天下傳爲盛事辛亥陞祠祭司員外郎乙
卯部尚書倪公岳因災異倡府部院疏弊政用先生
四事草一懲邪慝二禁給度三停減齋醮四議處
宗室言甚剴切丙辰陞郎中他日倪公默語先生曰
朝廷必欲度僧柰何先生曰當力爭之曰勢已成矣

先生乃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欲普
度撼以危言先生不動久之 命下度僧不多而逃
軍囚匠不與時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神樂觀道士
多賭博姦盜教坊司或買良爲娼錦衣衛校尉獲賊
又誣娼巧取其資漸以成風先生皆疏題禁絕之又
奏准天下郡縣皆立名宦鄉賢祠爲後人式並祠薛
文清公於鄉而斥韓王徵鑿之道號禁吉府土木
之科擾 上皆嘉納由此識其名丁巳京城風霾踰
旬各處天鳴地震先生陳修德弭災之道大意納忠
言罷左道齋醮傳奉諸事 上遂下詔求直言先生

又代部尚書及諸大臣條二十三事一勤聖學二接
羣臣三奮剛斷四復早朝五甦軍衛六恤軍士七清
軍匠八重名器九禁私討十惜財用十一崇儉德十
二減妄費十三停踏勘十四節供應十五停齋醮十
六專巡邏十七寬馬價十八恤夫役十九慎工作二
十謹服用二十一疏淹禁二十二開言路二十三修
武備時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
敢言先生乃又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
廣怒令道士設醮呪死術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數
何先生出入十二月朔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

騎馬下錦衣衛戊午三月謫知河南陝州命下怡然
就道比至問民疾苦興利祛害惟恐後州城高阜井
深二百尺民難於水乃勸富僧通唐人長子廣濟渠
水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與別白匹夫匹婦得
言其情口訊手判仍應他務人以爲劉穆之之風沈
姓兄弟因甕爭訟則買甕遺之兄弟感謝靈寶有誣
民殺夫而有其妻者邑吏鍛鍊成獄先生察得其情
并其妻皆出之尚書許公進之姪犯法亦治如律許
公稱爲真君子謝其相信之深雨雹傷禾乃單騎遍
勘村落穿林入谷晚宿民舍自出米菜食之里老亦

自襄糗糧以從每催徵嚴令禁酒里老不敢求索有
勢豪謀利病民者痛治之以戒衆而又表賢者之間
講程朱之學毀尼僧寺以正風俗拆太山廟以給學
田於是士民翕然懷服擬諸古循良吏已未冬朝覲
科道官上疏言先生及布政周瑛等經術氣節撫善
鋤強才行政績不凡欲照天順四年例賜衣服楮幣
宴於禮部不果行十月李廣因先生奏漸踈於上
懼誅飲毒歿閱月乃陞先生陝西按察司僉事提督
學校道過陝州父老擁輿號泣如見父母久之始獲
出郭至則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鋤刁惡拔信善崇正
學毀淫祠學政肅清三秦風動豪傑之士莫不興起
先生教人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
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
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
妄意高遠忽於日用之常勿過爲詭習出乎人情之
外故以五要肅士心以九容飭士身以十有一行正
士習以九戒敦士禮立四科以待衆士以二十一過
禁士愆立十政以收士辛酉陞副使整飭洮河岷州
邊備州染夷俗頗乖禮法乃申孝弟革宿弊所按部
賦污官吏有望風而遁者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戎

遠遁條疏八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甲子考績都御史楊公用寧及御史季春交薦其賢乃復改提學關中士子相賀曰王先生復來後學得依歸矣於是士子益自策勵甚至有駢肩接踵向往於道駸駸乎復周漢之舊者矣正德丁卯陞山東按察使關防凜然人不敢犯雖同僚事乖理法者亦必曰慎勿使先生知且嘆服曰王公非今按察也郡縣吏之賢否博詢諸訟者密記之以行獎責一時畏若神明時劉瑾專橫因前官陰使校尉至山東緝訪亦無刺舉事因以寢八月丁母夫人憂歸已巳服闋陞國子監祭酒先生始被命欲堅辭友有遺書言執政者誦

太祖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乎不得已收拾平生詩文付門生周朝著藏之泣而就道至無所餽瑾怒欲重以禍竟不能得時國學教廢先生朝夕講說約束太嚴誹謗四出值瑾苛政人皆危之先生不爲動六館士子卒感服先生欲更六堂名教諸生讀小學以上達瑾聞怒曰王雲鳳亂成法欲代邢讓死耶先生以道不行怏怏求去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時相有忌先生者乃改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先

生復上疏陳乞准回籍養病壬申御史楊邦禎通政使丁鳳都御史石邦秀交薦其賢 上命巡撫宣府

地方先生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書其畧曰山中屢問忠讜之言近者畱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頗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昂旣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珂終身極貧之陸布政反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

一時快意可畧也後人是非之公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每日光陰之過者不可補歲月之來者未可追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振進獎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頹惟雲鳳於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况今兩耳皆聾調治不瘥只當耕田納稅爲猷畝之閑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着冠束帶耶伏望周旋其間以必得遁藏爲幸縱猿鹿於林莽之外投魚蝦於澹澌之中某未歿之年皆執事之腸也稿傳京師人爭錄誦先生再欲辭避尚書迫之行不獲已奉

勅之鎮豪猾久攬糧草者聞風遁迹至以便宜從事
將官犯法依律重輕罰米至萬餘石用足軍食先生
號令嚴明法度整肅自叅將以下願指氣使莫敢喘
息練習軍士率有紀律日戒諭防衛如賊在目前虜
畏不敢輕入北門鎖鑰時論歸之兩閱月丁父尚書
公喪歸將士遮道感泣有餽以香帛者不受乙亥二
月服闋八月除職如故清理浙江鹽法先生上疏乞
致仕不允且促使供職先生復上疏懇乞致仕上
不允准養病病痊起用先生曰吾志遂矣先生生而
神氣清徹舉止端重異羣兒年十一歲與鄉人立適

妓女過之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赴人宴先生
知之後以扇還擲之地少年趨向之正卽異流俗類
若此長益刻苦自勵穎悟出羣六經百家言一誦輒
不忘文章頃刻立就二十登進士相識以花紅迎賀
却之曰烏用是炫耀爲哉衆嘆其不可及觀戶部山
東司政時廣東陳先生白沙陝西薛先生顯思負重
名及門者尊之若程朱先生聞其言論評之人以爲
允先生負經濟之學以堯舜君民爲心天下想見風
采累辭不出人以道未大行爲恨先生天資豪邁狀
貌魁異知識卓越器度宏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爲標

的居無情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敬便與
天道不相似理明義精視國家生民利害若切於身
遇事敢爲機動矢發無留碍一有弛張上下嚮應雖
權力弗能齟齬臨歿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
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歷任三十年治行可采旌
擢之典獨後於人時論稱屈恬不動念拜官力辭再
三乃已一不得志卽奉身而退人以進退合義爲稱
尤篤孝友執親喪勺水三日不入口臥苦枕塊哀毀
骨立妻妾不同寢處有父在一衣不私製一錢不私
蓄自負獎拔善類終始不渝疾惡甚嚴不少假貸家
居屢空茹蔬衣敝澹然自樂門庭內外斬斬五尺童
子非呼喚不敢入宜人李氏貞順莊謹先生相敬如
賓邑宰有貪酷者不時戒諭里人困苦恒注意區處
之或誣罪至歿力爲白於官得出後學執經問難語
諄諄忘倦與人接貌莊氣和言與心孚可畏而親談
當世綱紀不振則感慨泣下言及奸臣貪官怒氣勃
然鬚髮亦奮有擊搏之狀憂國之誠老而彌篤或杖
竹於門跨驢於野不改布衣時行旅農夫見者嘆息
有曰此人入朝天下有福然不理於讒佞之口乃信
於愚朴之民天理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滅者如此

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性理之學書法真草隸篆自成一家端勁如其爲人四方人多求之文有氣力不假雕刻模倣而出入古格滔滔不竭詩賦亦清奇古雅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若干卷先生爲學守敬義事君秉忠誠功業樹中外聲名滿朝野道德文章政事皆可擬之古人云諱雲鳳字應韶居山西和順之虎谷因號焉父諱佐南京戶部尚書母馬氏封淑人感奇夢生先生於成化乙酉七月二十五日卒於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世忠傳

延綏

吳世忠字懋貞江西金谿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吏科左右給事中陞湖廣布政司左叅議劉瑾時坐累降山東按察司僉事入爲尚寶寺少卿陞大理寺寺丞右少卿正德癸酉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世忠鯁介有文學在諫垣遇事敢言凡薦劾皆愜公論嘗論方孝孺練子寧之忠宜表祀聞者駭之巡歷荆襄銳意興革豪猾屏跡爲巡撫畱心邊務虜在河套出師逐之旣失利乃以疾辭其爲人近厚所得俸餘輒分助諸兄以孝友稱於鄉瑾

嘗遣邏卒至湖藩或誣同官胡姓者以罪胡吳聲相近誤逮世忠世忠隱忍受之不辯亦不復言瑾誅後胡以告人服世忠之器度爲不可及世忠才不逮志而用亦弗家居一年而卒知者惜之

左僉都御史王純傳

宣府

實錄

左僉都御史王純字希文浙江慈谿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大理寺右評事歷左寺正陞江西按察同僉事領兵備平瑞州賊陞河南按察司副使領潁州兵備兼理淮陽諸府屯田未幾改廣東以父喪去逆瑾惡之矯詔罰輸邊粟千石服闋改雲南金齒兵備陞大理寺右少卿時有上變告山東歸善王謀不軌者純奉詔往鞫之同事者欲深治其獄純不詭隨平反甚衆轉左少卿未幾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上於宣府有所營建純疏止之不報會與同

廣雅金
事 中 貴 不 協 遂 以 疾 乞 致 仕 得 請 還 正 德 十 四 年 三
月 卒 純 精 於 法 比 性 敦 朴 居 官 清 白 衆 謂 用 未 究 其
才 云

僉都御史恒山張公璿墓志銘

寧夏

王崇慶

公諱璿字仲齊別號恒山真定晉州人也先世有諱
伯遠者居郡城之北曰新庄生榮榮以紅巾盜起避
地出國朝平定乃復歸業榮生信然俱弗仕信然生
子男三季曰矩者是爲恒山之父云矩少爲州從事
晚年飭躬勵行尤崇義讓封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
史追贈大理寺丞妣苑氏封孺人加贈宜人蓋生恒
山公者也恒山兄弟二人長諱某仕至山西岢嵐州
知州恒山生而聰慧英發自爲兒時卽有大志年十

四人郡庠刻勵向學一時並遊者皆推讓之戶曹李君夢陽見其文遂大驚異 孝廟甲子果發解正德戊辰舉進士己巳考侍御史第一再考實授復居第一臺卿屠公瀟每指所試獄詞曰是書生乃有老吏筆如此尋掌道事會邊帥馬澄乞討蟒衣恒山上疏劾之風采動朝宁未幾巡茶陝西會逆瑾煽雷凡官秦地者必先納交其親識族屬恒山獨以命義一切拒之莫敢以私干者時將官曹雄結姻於瑾佩征西大將軍印厥子入京過陝城撫按潘臬多趨承者恒山獨不爲禮雄子銜之肆毀於瑾使人伺察者三卒無所得辛未復巡按山東是時大盜劉六劉七劫掠諸省而山東爲甚臺中被差者多假告而去恒山則慨然請行至則檄下諸郡縣治城池練兵士嚴詰察爲守禦計巡歷所及問民疾苦去吏貪殘復請蠲賦稅表忠烈東人以得更生爲幸先是巡撫都御史張鳳任情震下恒山劾之宰執有欲庇之者恒山再疏其言動之非文移之謬宰執雖甚怒鳳竟罷去左轄姜洪廉正人也不能諂事舊按陸姓者陸遂劾其年邁昏妄恒山力與白之朝論爭傳其疏先是閹人谷大用督兵勦賊謾無成功恒山疏陳三事一曰罷征

御史
奏捷
不附
名

乘果二曰冗兵太多三曰事權不一蓋指宦者爲地方害也 上嘉納之尋詔大用回無何賊出東萊境上會僉事許君達牛君鸞及邊將劉暉許太輩會兵迎入恒山爲分命把截指授方畧賊始遁去遂劾各官怠緩縱弛者俱蒙罰治賊平撫鎮以奏捷會恒山曰叅官吾職也至於奏捷卽諸公事吾或附名是借衆邀賞也遂不具奏職者以爲知大體後以公論有文綺白金之賜癸酉還京甲戌春值乾清宮災恒山率同僚御史條陳八事還宮闈復司香早視朝御經筵掣邊軍去番僧革皇店謹濫功言極剴切 上雖

未納亦不之罪旣而復差南畿提學是時學政寬弛富室宦家子弟濫名庠校者甚衆及就試多曳白者恒山於是嚴條約公勸懲革浮靡振篤實雖勢豪無復假借人以爲嚴毅公明陳天台以來鮮比乙亥轉大理右寺丞丙子尋丁母憂已卯免喪轉左寺丞嘉靖壬午總制侍郎臧公鳳疏薦大同巡撫不果旋轉右少卿贊佐大理後先五年叅駁枉縱卿長或少偏徇恒山卽反復論辯必使歸於是而後已癸未轉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首劾總兵大將之退怯者諸將三軍莫不凜然慶庶人台沈先倡寘鑪之變漏網免

肅府錄 卷之二十三 六十三
誅流惡邊陲正德以來撫斯地者莫敢誰何恒山至
赴訴者盈庭乃憤然剪其枝葉漸及根株庶人始有
懼意又以謀復護衛奏下禮兵二部移文勘報恒山
據法以聞事遂寢庶人憾之陰結官犯謀爲中傷暮
夜聞報罪人就擒恒山以其反狀奏 上遣中官憲
臣往勘庶人徧圖救援勘官利之動爲掩覆恒山與
總鎮亦因有提解之命卽獲庶人納賄私單總鎮喜
曰持此 上聞助逆者當復何說恒山曰柰何爲此
敗滿朝縉紳乎遂引火焚之比至京仰賴 上明聖
得還原職及嬰變故後百念淡然遂上疏乞歸旣歸

日侍兄太守公田園觴咏若將終身西夏士人感恒
山遏亂之功爲建生祠肖像祀兩京臺諫諸君子皆
先後薦於 朝南科丘司諫九仞且特疏謂台沈之
惡不減宸濠恒山之功不下王守仁然當國者受庶
人賂若罔聞知公論惜之己丑詔求耆舊南北言官
劉君世揚周君煦一時疏上同薦乃起爲都察院提
督操江恒山乃振紀綱勤較閱嚴訪緝明賞罰官吏
畏威樂於因循者若以爲過先是 上之建四郊也
恒山協諸御史萬公鏜上疏忤 旨奪俸南禮部侍
郎黃綰恃寵貪汚爲御史張寅劾之黃卽奏辨且自

陳議禮功並示其背刺盡忠報國四字冀動上心
寅復劾其罔上並行都察院勘焉尚書某謂黃背實
有字非罔也恒山正色曰原其刺字之意始欲求美
官今幸免國法不能抑彼尚欲誣正人乎尚書默然
恒山得薄謫方相臣張孚敬觀政大理也建議大禮
張以書示恒山謂廷尉鄭公岳曰張言未可誣也自
是秉用遂感恒山爲知己且示欲顯用意恒山因善
辭之自後吏曹推山西巡撫北臺副僉大理鄜河道
侍郎凡屢疏俱不果用張相旣罷而李公時繼之嘗
出送王太宰瓊文中有大德大才大功之語恒山乃
笑而弗言李殊有愧色及入相而貪聲著恒山薄之
因與絕交云給事中徐俊民黃侍郎鄉人也深恨發
黃之奸乃劾恒山不能捕盜箠軍官疏入李陰喜
其合已蓋自是恒山歸矣會長郎集今饒州府君以
工部郎署過家乃率諸孫捧觴膝下恒山及其兄州
牧隴甚且謂彼忌我者將以去官爲辱安知我之樂
如是耶由是釀酒栽花治田種圃日惟從事娛老又
嘗自慰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當不讓孔北
海矣癸巳詔復冠帶戊戌詔復許致仕兩京部院大
臣臺諫多連疏薦之者方擬起用乃辛丑冬十一月

偶感風寒延至壬寅夏四月二十九日卒享年六十
又六云所著有家藏集東巡錄撫寧錄若干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一泉王君德明墓表

崔 桐

世有介丈夫秉義勵操與時齟齬者可謂窮乎斯固
世俗之所窮也君子以爲達焉有若風靡波馳終身
富貴者可謂達乎斯固世俗之所達也君子以爲窮
焉余考一泉王君之出處而重有感也夫君清宛人
諱德明號一泉余日在史館君遣其子舉人闈問業
於余門聞之館寮曰是其父能文章舉甲子鄉試戊
辰進士主司崔後渠奇其文可以魁天下者也余索
其所爲文得經義若干首古文若干首果有奇氣可

誦也又聞之朝士大夫曰是其父有異政章章在人耳目者也余求其實筮仕封丘知縣劉瑾黨廖鵬荼毒河南三司以下咸受指使君獨不屈上官以爲異已苦以難平之訟君易易理之庚午鄉舉鵬之子鎧冒籍祥符貨文士代筆御史輩擬以魁選君發其奸亦取列第六無何給事中陳鼎劾鎧除名君聲益章既調嘉善寬糧長之積逋均豪猾之隱稅興學校建射圃以振作寒畯且設兵閱武卒成桃源之捷時有御史按浙憤嘉善之不善事也多方挫折君不爲屈明年御史敗竟免中傷晉戶部主事運大同軍儲不

私羨餘監臨清鈔解稅倍昔晉兵部郎中乞養病家居益耿介有爲而薄於勢利者也丁亥余出補藩臬於君不相聞者餘十年庚子余承乏國子祭酒闈來謁聞君已不作四年矣問君末節於闈迺知出守懷慶會歲饑君減征損費貸粟散居多所全活是歲禾麥瓜蒔而豐見天子以爲賢褒以金幣晉太常少卿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大同之變提兵境上爲聲援劾奏避事文臣納賂將官者以振風紀且以計得石州巨寇常誠心悉平其黨獨以治吏太嚴防奸太密貪夫固側目伺之會行法宗人竟坐免臺臣嘗

屬銜錄 卷之六十三
數薦之未及起而卒寔嘉靖丁酉九月十有八日也
得年五十有六遡君之世本元學士磐之裔傳至明
善明善生忠忠生浩浩生恩君父也贈都御史嗟乎
一泉自筮仕至其終稜稜風節動違時好雖數遭拂
抑而屹然特立無所沮奪是世人雖欲窮之君亦何
往而不達也哉

右僉都御史三崖歐陽公重墓志銘

雲南

羅洪先

公名重字子重別號三崖吉安廬陵人也吉安著姓
歐陽氏最繁公出安福令萬衍後世居釣源二十世
祖觀善徙水陂高祖憲文 明初仕爲翰林檢閱曾
祖用堅祖元器考權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刑部郎中
母蕭氏封宜人年二十二舉弘治甲子鄉試戊辰禮
部中式廷試進士出身第五人初授刑部浙江司主
事進承德郎歷員外郎改山西司郎中進奉直大夫
擢四川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以母憂去服除補雲

南督學轉浙江按察使未上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奉勅總理蘇松糧儲兼巡撫應天等處會尋甸賊安
銓反以公熟於滇事遂改巡撫雲南二年致仕公爲
人眉目皎皙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比居官刻厲謹
約數以職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顧望而寒心者嘗
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旣爲官
又避禍有是理乎故自入仕以來未嘗一日不治事
亦未嘗一事不守法法有所在卽朝議曲爲解宥不
敢聽法有不可雖俗情習爲隱忍不能甘始爲刑部
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宅蒲伏叩頭如
廷謝禮瑾兄歿百官往哭必四拜以序班籍名驗至
否公獨違衆不一往瑾不加害瑾敗而餘黨錢寧張
銳誣逮縉紳前後相踵公於田崑扈仁李穩余祐樊
準之獄皆出歿力相爭卽嚴旨切責不爲動銳不勝
忿以他事中公下廷尉久之索癥不得竟還職於是
獄之根株難治者衆多遜公嘗決囚南直隸勘事河
南浙江囚每臨訊不更閱辭人出數言輕重其罪各
中情隱其郡縣如監司或欲有所出入公卽歷歷摘
招伏語相詰如經生背誦書不錯一字難者胎聘噤
口人皆稱神其後兩爲督學卽又善說書史指畫經

義士人宗之安銓之變斬關殺吏攻圍鎮城而阿迷
嶠峨新興蒙自武定騰衝諸賊相煽且起是時老撾
潛通交趾木邦孟養與緬甸孟密互相讐殺師宗納
樓思陀入寨廣南亦佐威遠皆亂勢亟矣公聞命自
金陵晝夜行三十五日入滇不四月銓等授首 上
以銀幣勞公公謂前都御史傅習以夙勤事而身享
其成不可上疏固辭且以滇夷獸面鳥言不易馴伏
有司恃險遠恣爲隄割則獐狎跳躑相報苟拊狗不
至兵革未有休息時也於是籍諸郡縣殘破者給食
散種差其免租之限如含薄糜哺弱子而於諸夷或
判疆域解怨爭攜黨與而歸種落則如投善劑以消
毒瘍減月例家火以寬農覈武官職田以代俸止蒼
石玩器之害定土官替習之規又如積餘饗以充虛
索至若鹽鐵銅錢商稅之辦納徭役里甲之疎數稅
糧輸積之遠近軍屯民田之隱漏又皆酌地力時變
而精研之則治家者之於米鹽零碎蓋藏之不遺筭
也 上旣知公可任數下璽書褒公公益感奮而總
兵沐紹勛以上公世守茲土與鎮守巨璫杜唐表裏
爲奸掎刻境內歲且至數十萬公已切齒而近歲
上供金寶浮羨過正直且二倍皆出唐所指揮會當

進奉公請得禁治諸弊 詔從之而唐庇私人不受
 理公遂疏唐不法數十事復以他事疏紹勛兩人併
 力行賄撼公使去公疏此兩人至十餘上兩人益懼
 嗾軍士以索糧不得叫囂醜公公既伐其隱謀乃更
 自以三疏乞休而輔臣方角黨求勝至是為賄者所
 乘卒右兩人坐公不能調停與致仕且連巡按御史
 謫調給事中論掾者奪俸一月公請自坐除名贖御
 史追奪已俸贖給事中不聽公慮所言不效來者藉
 口實將事體更壞於是復上兩人交構狀以為佞人
 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已非輔臣黨人願弛前此黨
 禁復諸逐臣蓋公已離滇久矣不以去位為嫌而以
 後政為慮不以去官為辱而以完名為榮聞者莫不
 危公恐觸 上怒而公之懇款若未效百一於君父
 前者為郎中時 乾清宮災應詔陳言五事中如早
 朝帳房番僧宮市皆人所難言至指老兒黨者即寧
 鏡諸人且嘗其反噬者也顧斷斷不肯釋口豈所謂
 胥靡忘險故耶正德間權倖用事公數數相忤不及
 禍 今上初號為治朝公又屢受知遇宜得展布矣
 乃卒為權倖所中致仕時年纔四十七家居視入仕
 之日為多使得就日力以盡展布其可稱述何阻將

有靳之然者豈非命乎其後邊方多故許太宰讚數
薦其才不報無一長物出餘俸治室廬與兄弟共居
無分異收族教子周貧卹寡稱其力不懈也公既廉
而多施所居去城市二舍許未嘗一見郡縣官卽在
鄉未嘗以辭色忤人鄉與鄰者若不知有公卽相見
不信能忤權倖爲人難爲一至是也洪先嘗聞公於
外父太僕曾公則已想慕其爲人乃今讀狀與諸奏
稿旣悔生同郡未獲識面以快所欲見又悔近其居
不及侍語以請所欲聞然幸銘墓傳其平生以酬所
欲得猶可以自解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墓志銘

順天

張邦奇

公諱玉字汝成號雷峰一號嘿休系本徽之婺源越
國公之後曾祖諱公鏐祖諱江父諱子才以公貴封
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母吳氏封安人公沉
毅重厚髫鬣如成人年十六七讀性理諸書潛思默
悟慨然以古聖賢自期若將不屑意於舉業而才思
充敏得之心而注之手跌宕雄俊自足以動人辛酉
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游南雍時楓山章公爲祭酒
整菴羅公爲司業大見器重召語必移時較藝必冠

多士焉戊辰舉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轉雲南司員外郎訊覈精敏爲同輩所推服甲戌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攝辰沅兵備乙亥督造紙劄拒請託絕侵蝕減浮費以萬計明年仍巡辰沅攝兵備公性簡亢不能與衆俯仰不悅於當道湖藩六道辰沅最遠且多故故再以屬公公下上嶮巇不避寒暑矻矻移牒不間宵晝民夷肅然惟永順宣慰司恃其富强納賄權奸圖地之屬保靖者事久弗決相殺傷無虛歲朝廷勅大臣會勘或受別指欲有所左右而公持益堅卒以理誦羣力焉永順先以黃金器若干啗公公聞之

亟命擒其使使遽逃匿至是陰令刺客伺公人多爲公危者而公屹弗爲動難亦竟弗及也香爐山上夷叛合湖貴兩省兵討平之公之贊畫居多在沅再期鋤奸祛弊罄竭心力復構書院於明山之麓聚諸生爲之講解今南京刑部侍郎周先生克之時以御史謫官沅之竹寨驛公禮請爲師暇輒會講士多興起已卯更巡武昌黃州會宸濠叛陷九江九江與黃蘄接壤倉卒備禦分守者稱病不敢出城而公遽沿流入蘄蘄吏民方豕駭欲竄公諭戒稍定日夜修城增埤募民集兵皆越宿而辦黃梅有粟萬餘石與九江

僅距一水衆謂罽虎牙間而公從容取歸州城賊睥
睨不敢犯境內按堵已而亢旱出禱澍雨輒降未幾

武宗南巡供應賞犒之需籌畫周悉聲聞日益起
然積勤六年而薦剡不一及及是巡按御史毛汝厲
疏公才節乃擢柳桂兵備副使強賊王廷鑑爲患率
民兵搗其窠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於事惟盡其
心而不欲以聞於人類如此壬午冬丁外艱明年春
會吏部考察旌天下賢能卓異者纔數人公復與焉
乙酉服闋補臨清兵備稽供應減夫役豪猾屏戢軍
民安之丁亥春擢山東按察使行之日耄倪泣送滿

車下八閱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
州邊備見西北邊凋耗已極實將官拮尅所致首議
請甄別將官賢否明賞罰示勸戒仍劾去貪酷之尤
者二人邊境懾震戊子春畿內賊楊恭作亂驚動京
師公調叅將郝通授之方畧不數日折其首京軍後
至遂冒爲已功公會弗之辨也凡防禦方畧鐵冶利
弊與夫重守令審均徭清地畝會錢穀皆熟計而條
陳之切中時宜有撫畿奏稿二卷劬勩歲久成消渴
之症且念數十年重大牢固之弊一旦盡革已爲儉
壬所忌而貪官被黜者相煽復起曰禍機在是懇疏

乞休不允既病臥卒年四十有九公與故王公伯安
友意不能盡同王百方說之卒不應其自信不移如
此然實學古心高才勁氣獨立而不懼知命而不惑
議論人物必求之心術之微舉天下鮮當其意者已
或有失或微不自蔽人之柔佞疾之雖仇讐不爾
痛也所著書碎義書經存疑錄雜記敝篋畱稿
凡若干卷

左僉都御史陳長公察傳

南贛

王世貞

陳長公者名察字原習其先閩人徙常熟遂爲常熟
人常熟故多豪陳豪族其人類長者 高皇帝數以
法破誅諸豪首獨赦陳氏自如爲其以長者故四傳
而公父光祿君隱不仕母譚淑人夢斗間氣下傳體
寤而視腹有赤文曰鳳已遂娠生公公生嶷然莊甚
動止自矩下帷日夜誦不輟補邑諸生俄光祿君物
公苦而仇酒肉之味者三年久之舉進士釋褐南昌
推官滿三載高第入爲畱臺監察御史尋召治臺事
中貴人瑾按而公持議亡所屈坐罰輸粟邊百五十

石瑾後伏法殊死而義子寧彬煽起益甚公力爭不得嘆曰死耳而不難太夫人耶是時譚淑人春秋高尚亡恙云公移疾歸養又可九歲而會兄窳免檢討亦歸譚淑人趣起公曰若母以吾老爲念而遂孤天子大恩公乃起守故官俄當出按滇上疏言天下大計五曰備荒曰治兵曰屏盜曰水利曰民牧俱下所司條著令寧王宸濠及義子彬說上以南方饒樂可游上欣然嚴中外且發公抗言弄兵者陸梁彭蠡間寧能舉大名哉發三千騎渡江可徑縛取奈何屈萬乘尊奪吏士任且上出而京師空然無六尺

寄撫監卽北不憂虜不憂蕭牆內耶上不憚切責公奪一歲奉公遂行按滇屏騶呵以身周行箚棘而微刺民間得失滇中別產銀幸臣請縣官場而權之歲可佐度支費什一下使者議公持不可曰此兵端也且用事者覩其利余覩其害而從吏之不可竟罷議金齒帥沐崧挾中貴人魃而鬻公劾治如律上亡子公疏畧曰臣越在外徼妄干國家大議死罪死罪陛下之踵先帝稱尊者十五年矣先帝十八年而棄羣臣亡卒然之患以有陛下也陛下多狎游壯未有子羣臣心怍然竊害萬一宜早定大計

擇親賢寘禁邸端良之士屏翼左右 陛下固萬壽無量庶有以培本根消窺伺臣民不勝大望不報亡何 毅皇帝晏駕 上卽位下詔求直言而公還自滇數上書陳君德興革計弊復出按蜀公說 上以罷蜀鎮守及諸織造中貴人具其狀甚悉中貴人尾得書語相銜公次骨謀格不下然 上固已心動後次第有所裁具如公語公之按滇而蜀也一罷青驪布袍導二吏符節而已岳守而下大懾服惴惴亡以奉下風墨吏先公解印綬去試諸道偕計吏者甫畢以譚淑人喪免公繇郵書中受計卽被髮跣且號踊曰天其祝不毅得以九歲侍而易一日耶公服除再入爲御史王邦奇者壬人也例罷所任千戶不得志緣 上意誣大學士費宏等給事中楊言因遂糺邦奇 上恚謂爲大臣遊說卽朝置獄訊備五毒公大呼以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揚言地下衆錯愕引辟而上連日攝公不爲動退復具草言亡論邦奇語非是大臣不自飭扞文罔亡以消厭人議惟 上體貌終始其聽自劾邦奇別下司寇獄彈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 上曰善因遂寬揚言獄弗誅卽侯勛方挾幸爲姦利巨萬公時監軍事發其陰請賜罷上

謂御史慙吾不愛一勛以謝御史其令侯就第公守
御史久同列婁起大位幾徧始遷爲太僕少卿垂拜
公復辭薦代人太僕於故事不得辭又不當得薦代
人坐謫潮屬邑校官公怡然卷衣出口察奉臺事亡
狀又數矣言當繆 天子幸哀憐之於是倍道颺潮
聚諸儒生譚經學諸儒生人相勸亡倍陳公暮歲移
信州倅距倅南昌更可三十歲治如南昌亡見遷吏
態已晉浙江按察僉事俄超爲副使踰年而遷山西
按察使亡何遷山東右布政使已而又遷浙江左布
政使入爲光祿卿旣 上皇子生贈祖文官錄一子

大學生吏部言南贛闕撫臣請以陳察任報可卿三
品又遷日左使當爲副都而大臣者失其名以公不
先事見嗛之僅改左僉都御史之鎮公則申先都御
史王守仁束約定甲保繕要衝勒習技射士密授之
捕鹵盜魁相戒避明吏毋汚陳公質爲也而公益頌
高皇帝大誥闕里社社人給小學彬彬矣 上行
且召用公然公倦游乞骸骨辭至 上殊非所望曰
都御史輕去朕耶吾不用矣公故受經羅文莊而友
張潤章拯相與劇切爲君子歸杜門益讀習濂洛諸
先生書希濶外事監司歲時行部間造公公度其人

長者乃已或其人非長者而侈則徐出所飯麥強飯
之曰余田父甘也公又多語刺刺是非咸逡巡避去
所寢卽生平不二衾蔬肉分日而食冠衣袷亡易第
令綴以絲襪色錯然而失其故少年覩以不堪或
相率摘訾公非情云公之事譚淑人二毛矣于下膝
間爲嬰兒慕歲秋先其鄉人入租稅旣者病且亟捐
私田三百爲邑助博士弟子貧者曰吾異乎所以益
子孫侈者公卒年八十三有集及奏草若干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公淮墓志銘

延綬

公諱淮字巨川小泉其別號也生有穎質未冠補邑
庠弟子員弘治辛酉領鄉薦正德甲戌登進士尋丁
內艱歸服闋授戶部河南司主事督儲太倉公廉明
允屬吏畏而愛之及滿相率列狀保畱司徒公因加
器重聲譽遂彰尋督儲密雲有中貴怙勢於公獨心
服更加禮重尋督儲德州知州某素兇詐沮撓儲政
公諭之弗悛乃疏其惡於朝竟置之法事竣奉命監
督南畿兌糧百八十萬石舉完無愆期擢貴州司員
郎尋擢山東司郎中總理遼東軍儲遼爲巨鎮歲支

支百二十餘萬多資鹽引豪商憑藉朝貴率空手占
窩取厚利軍儲大損公下令有見貲方與引諸豪猶
怙勢恐喝公曰吾不畏死咸吐舌縮首去請託遂絕
及明約束嚴稽覈平出納祛積蠹軍儲大充將士感
悅一時聲稱翕然咸謂公可大用矣事竣擢四川布
政司叅議未發以才優改陝西分守河西兼督糧餉
公治如遼東而總理益密勞瘁有加時詔使勘土魯
番入寇邊情益中有陰使之者欲假此報執政私忿
將起大獄邊事幾大壞公與巡撫唐公澤據理持法
極論夷情奸欺國體當正邊情至重不可再壞詔使
不能奪疏奏河西始安擢陝西按察司洮岷兵備副
使總制王公以公熟諳邊情奏畱整理河西事務兼
分巡督餉責亦繁重公竭力應裁百務咸舉而勞瘁
益甚矣尋擢陝西布政司叅政歲大饑予方撫陝委
公分賑公遍請村落給食不舍晝夜至廢寢息有勸
者曰吾一人不足惜如億兆何至永壽遂以過勞嘔
血數升猶力疾卒事會延綏撫臣缺廷推以公名請
上擢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命下而公
疾甚乃輿歸聞喜未及赴任卒壬辰三月二十七日
也距生成化己亥享年僅五十有四云公天性孝友

入仕以親養不逮歲時哀慕人不忍聞事二兄極誠敬俸入不自私撫孤姪如子長卽誨之弗克肖至涕泣諭之至哭於祠墓復誨其姪孫底成立居鄉以行誼自勵頽垣疎牖晏如也平時縣官罕見其面近出未始用輿馬素潛心理學與諸生講解經義必體諸身心參及時務期於可用所至執經問難者不遠千里蓋其學有本故所至建立卓然所著有詩經童訓辨疑其稱於中外者炳炳若此予則尤見其規畧恢弘條理不疎志慮堅定機鑿不爽律已端嚴而與人不求備取善疾惡而怨怒不宿畱故累司財用人無間言所至雖武夫悍卒莫不傾心敬服涼州有父子異居致訟者公反覆譬喻感泣復合所謂全才公不忝矣 上方將大用公而遽爾淪逝惜哉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黃巖劉公雙墓志銘

保定

費 案

公諱夔字舜弼別號黃巖世為襄垣人曾大父端領鄉薦授密雲教諭大父深領鄉薦歷監察御史終浙江按察副使父鳳儀舉進士歷刑部員外郎俱用伯兄紫巖公貴贈南京吏部尚書母張氏封夫人寔生公夫人就館時夢紫衣人餽寶劍因以小字命之公生而岐嶷異凡兒稍長益穎拔從大父遊京師所接識多海內英雋學用夙成歸補邑庠生名藉藉動三晉庚子舉於鄉明年辛丑舉進士與庶吉士之選益

肆力讀中秘書期成鉅儒余時亦從公後心憚之癸酉授兵科給事中丁丑聘同考會試所取多名士辛巳陞刑科右復陞戶科左今上登極更新庶政有詔起用太監蕭公敬公上疏謂臨御之始不當先嚮用閹豎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辭意俱烈疏入不報者累日人咸危公公方引義從容而上亦察其忠弗讓京東民田爲權倖所據民不得訟事聞命公往訊至則按籍悉歸之民權倖斂跡時以爲難是年以紫巖公爲少宗伯例改翰林院檢討丁內艱甲申服除史職與修武廟實錄事竣當加秩而公忽得外補

謫判大名人以爲異而公處之愈閑至郡折節親簿書事長吏惟謹長吏益賢之暇則葺元城書院進諸生聞經義興尚文教彬彬多成材焉丁亥陞南京宗人府經歷歷南戶部郎中江西按察使司副使改提學河南陞貴州布政司叅政調陝西陞山東按察使所至有聲嘗錄囚釋其寃數百乙未夏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保定畿輔重地俗悍喜鬪歲薦饑民或聚爲盜公至則按捕之節用愛人緩賦驅蝗民賴以安提三關邊警叵測公飭兵食屯要害數親巡視慨然不勒居燕然之志居三載虜不近塞輯寧

保障之績民至今頌之公又疏治運河葺修嶽祠稱
旨數膺璽書褒美錫賚加渥方駸駸嚮用乃爲言官
誣論公遂懇疏乞歸越六年忽遘疾不起蓋嘉靖癸
卯正月也年五十有七所著有黃巖集金陵稿恒陽
集處州錄大名吟奏議七卷

右僉都御史徐公錦小傳

順天

葉照

君諱錦字章甫號楓岡生而穎異慷慨不羣攻儒學
首膺文宗之選正德丁卯中浙江鄉試丁丑登進士
除福建甌寧尹痛先人之積學早世以清白揚親蒞
政清嚴秋毫不取私邑有行都司軍民雜居君嚴約
束罔不帖服界隸司府往來員役聞君之名不敢輕
抵公所邑巨豪負險深谷積逋不輸於官君諭以義
豪悅且信遂效命無或胥梗至於均徭役以除宿弊
蠲冗費以濟民難人多利之歌頌恩德御史相繼薦
於朝有公明廉能之譽甫三載天官卿以君治平爲

天下最徵拜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老成明斷望重
南臺尋轉雲南道審審諤諤益勵風裁奉命按淮揚
及廣西等處惟整飭大體不事繁苛接藩臬虛已咨
詢以濟時宜靖江藩府怙勢害民莫敢誰何君疏陳
規制裁之以法卽斂手屏迹不敢恣事竣會建仁壽
諸宮奉勅督理同事多中官每索取常例不一滿望
則多端阻勒君委曲開諭備述官民輸運之艱中官
爲之感動反從寬恤時 章聖皇太后屢賜茶宴金
帛以勞之屢荷殊 恩錫以明倫大典無逸殿碑文
諸書 上嘗錄公名於屏風曰此宜可大用旣而陞
南京大理寺丞斷獄平允多所寬宥尋陞太常寺少
卿聲威益振庚子歲會推順天巡撫上覽疏爲中官
曰少卿徐錦得非向御史也親簡注焉獲拜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兼督理薊州邊備蒞任踰年
撫養士卒邊城不驚及沙河大工成進俸三品人皆
旦夕以公輔期之值辛丑星變引咎自陳乞休恩賜
致仕家居每遇 聖旦必夙夜具朝服拜祝於庭暇
時攜酒歌詩不干戶外事賦性寬和與人輒平易未
嘗以貴顯自大朝野咸謂君再出以柄樞要而距不
可作矣寔壬子三月十四日也

僉都御史李公宗樞傳

河南

喬世寧

李宗樞字子西金寧武將軍耀州司候烏古論速可
之後也父恕弘治丙辰進士歷官貴州叅議宗樞舉
進士授知諸城諸城多衛官富室豪奪民田宗樞懲
其尤甚者一人餘悉自歸民田民盡復業以治績擢
御史按宣大陳邊務十事 上盡採用之語在集中
已又劾都御史汪鋹不法狀風裁著於臺中未幾鋹
遷太宰卽陞宗樞潁州兵備僉事寔欲考察時讐之
乃宗樞潁上名益著御史薦者十有三疏鋹竟無隙
施焉鋹罷乃陞河南叅議副使會 上謁陵承天諸

守臣率以罪繫乃遷宗樞參政頃之再遷按察使有
扈從功方召用以母憂歸會虜入山西大掠至平陽
撫鎮多以不職譴罷時太宰與科道官舉才臣當事
者十餘人皆首列宗樞俟服闋補先職無何卽遷僉
都御史巡撫河南宗樞習知大梁事乃盡禁諸服用
奢僭與豪姦倚王府爲窟者一時大梁肅然又檄諸
郡邑條百姓所苦樂將一切畫便事會病卒不果宗
樞性穎慧口吃有濟事才交遊間情儀殊厚詩學初
唐作字學章草俱成家有詩文集傳世子羔巳酉舉
人三十四年以會試行會地震客歿闔鄉

僉都御史陸公邶傳

河南

公名邶字秀卿嘉善人讀書耻爲時師訓詁嘗以人
心物理與聖言融貫非可離而二之欲求畧去名筌
直軌往哲而發憤篤行誼尤以氣節爲重人或相曰
爲腐儒公曰吾腐吾腐不較也嘉靖丙戌舉進士授
南京刑部主事道自河間郡守某見公貌頎頎不善
抑遜心惡其倨乃送一厲館居之館僻在西遠妖魅
所窟誤入其中者輒歿公不知其愚我也誠之而入
比暮輿皂慄慄告出唯二童子畱旣寢夜半有聲剗
然已而崩山裂石之狀其怪頎然而黑不知其長幾

許植於臥榻前公怒甚以手擊之大喝曰何物妖麼
敢爾須臾遁去院宇闐寂如故厥明門外候吏皆兢
兢俟內音公偶睡甦日高不起人人私痛其爲泉下
人無疑矣頃之放衙偉然陸主事坐堂上竟無怪狀
於是郡守聞之大駭心知其非常人比至南都審刑
名多平反有獨見以濟法所未備旣而居父喪闋鄉
人有欲引公者公不應補北刑部又乞南改南武庫
郎中武庫主出納諸司隸直多羨金人易乾沒公率
不敢封以發人頌其廉下無間言擢常德知府以治
最改岳州岳州大饑公不待奏報發倉廩以賑民賴
以生活者數百萬計時楚中灾傷極甚每御史按部
所至則饑氓匍匐扶曳龍鐘將仆衣不掩形流離困
頓羅驄馬前號哭不已御史緩言慰遣心實慘痛恨
無良法以速起其死也及抵岳州境內晏然則未有
以荒歉告者心大異之又地逼江湖寇盜出沒時仍
饑饉之後不聞賊警於是稔知公先事預備慮周生
民固極盡安輯之力矣御史又察知公寒素澹泊不
求榮進爲政無赫赫之譽此其心與古循吏無異遂
上書薦之於朝 世宗皇帝軫念元元特重有司之
務實政者乃曰守臣邛爲子一人綏萬民績可嘉其

用顯擢以勸來者遂拜公太僕少卿加御史俸一等於是天下皆知上意所向爭相奮勵以治行自見其風四方而激人心由公得之也既爲太僕盡心牧政牧政以舉自太僕徙南鴻臚自鴻臚徙南光祿稽檢會計條緒具悉內豎有典其職者無緣爲奸宿蠹盡除而四署一新矣會河南巡撫缺詔公以右僉都御史往撫其地公受命感奮自効冒暑雨疾行比入汴遂大病乃嘆曰宜勞畢命以上報天子微臣責也其不得竭犬馬之力以負初志臣死且有餘愧不

得已乞骸骨歸歸三月而卒年五十五所著有風雅輯畧傳習辨疑古文詩賦藏於家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公鉞傳

大同

侯鉞字義甫東阿人金丞相摯之後也爲人魁岸有大度戟髯電目狀貌如神論事侃侃口如懸河慕賈生陸贄之爲人也資質殊絕讀書日以卷計率三數過終身不怠舉嘉靖辛丑進士請告里居三年請闕授工部主事奉命修玄恩橋於涿州之南監修中官上其估百萬鉞爲上書指陳其狀乃二十萬而足擢本部郎中出爲山西屯田僉事有詔築龍門邊五百里衆以虜所出入相顧莫敢往鉞獨以身任之一日虜大至左右請入城避答曰吾舍數萬丁夫獨先安

往乃驅民入城身爲之殿夜至宜府城下有老弱避兵者復數十萬擁門不得入鉞乃坐門外盡入居民而後入再擢爲山西副使整飭陽和兵備大將軍仇鸞行邊司道皆伏謁鉞獨長揖不伏鸞初不悅及進而與語縱橫指畫旁若無人鸞奇其材謂軍門曰此中嶽嶽侯君一人兵備三月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嘗一再遇虜有首功百餘級未及論功會總兵岳懋斌兵部尚書聶豹劾鉞視邊軍敝不請餉乏軍興遠下吏治因諷鉞自辯欲令歸過戶部鉞曰事有不可吾寧身任其咎不敢爲朝廷起大獄竟不以戶部爲解削籍罷歸田里常有袍戴笠乘一白騾從蒼頭一人遊行隴上與田夫漁父抵掌笑譁至禪鋤分畝相娛樂遇者不知其故中丞也時塞上多事鉞有重名廷臣部使交章奏薦方有詔召遂卒今祀學宮

右僉都御史麟山李公良墓志銘

宣府

張鼎文

夫毀譽不公良臣解體忠佞無別志士隳心今朝廷有忠直之臣而或以疵類疆圉有功烈之臣而或遭掩抑故賢士不能盡其誠而國家不得盡其才正以此也往歲經略邊事之臣莫如李公麟山先生卒以間去至今人惜之先生諱良字遂伯其先洪洞人始祖李二避兵長清家焉二生德德生斌斌生勝勝生儀娶張氏生先生繼母許氏爲人忠信仁厚豈弟孝友勤學以養父志備物以奉繼母戊子領鄉薦己丑

第進士筮仕漢中府推官平妖寇擬陞河南道監察御史以不奉時相改評事歷陞陝西僉事山西叅議副使河南叅政丞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贊理軍務蓋先生文人而究心武事故其勲伐多在關隴兵戎之間凡所以爲夷夏之大幾社稷之大計必悉心經理要必爲天下長久之法故在陝西禦套虜有黑水口之捷總制松石劉君表其贊襄之功在山西守巡冀北道外禦強虜內制橫軍邊圉晏然百姓祠祀之在宣大六年知形勢明戰守習訓練一膺巡撫之寄卽上奏疏無慮數十咸切肯綮又見屯戍單寡建

併守之議鑿鑿可行己酉之秋虜寇深入非先生預爲度將不知何所底止也然其執法守已不阿時好獨見短於權要議當回京調用而先生浩然志不可奪矣居十年惟課農教子焚香讀書表率鄉俗以居家守禮居鄉守義居官守法爲訓所著有文稿若干卷藏於家屢薦推昌平操江巡撫之任先生厭聞之戒客勿須口也嘉靖辛酉夏五月卒年五十有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浚谷趙公時春墓志銘山西

徐階

隆慶元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巡撫山西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浚谷趙公以疾卒於家明年五月總督三
邊兵部右侍郎鑑川王公爲請卹典有司循故事得
賜祭一壇於是予西望拜且哭曰嗚呼予負公矣予
負公矣予與公友三十年自謂世之知公無如予者
今予方在政府又幸際 聖天子嗣大歷服盡召起
巖穴有聲實之士而予乃不能亟薦公使竟其所欲
爲予負公矣予負公矣公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

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
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或語
及北虜方持盃酒相懽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
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
巨矢間以長鎗大斧卽俺灘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
者率壯其志而亦頗訝其尤輕憂其太銳然自邇年
來士務以柔媚全其自將畏懦不敢一言戰政日以
弛虜日以驕其狀如人之病痿漸入於不能起予以
爲得公出而矯士之習作將之氣於時必有所補益
而又念士大夫於公尚未有定評使其所長不曉然
著於天下萬一有妄議者公必怒而引去不肯復出
故委曲爲白其所以然冀論定然後薦且計公年未
六十用世之日長而不意其遽卒蓋不獨予負公卽
公亦且自恨其不及俟予說之行也嗚呼其殆有歎
然耶公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
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褒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
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公則習騎射談甲兵日
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
都城 世宗皇帝用予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
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

督鴈門諸關庶幾用當其才矣然公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爲逆鸞所忌幾得謫死在山西檄將士禦虜代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涑乘勝入虜伏中敗沒詔解公官聽調迄今十五年予日思薦起焉乃竟不克遂虜固未當滅耶何公之難於用也公讀書日能記萬餘言凡史氏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算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誦之不爽所爲文若詩豪宕閎肆如司馬子長李太白而卒澤於仁義道德初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卽疏請禁諛佞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爲民暨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民爲政於晉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公則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攘夷狄復 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試此予所以深慨於負公也公諱時春字景仁浚谷其號祖福以國子生爲平谷丞考玉霑化教論贈編修母許封太孺人公卒時

年五十九銘曰龍興而雲弗從伯樂與驥幸相值今而不克收以爲功世方貴劔術而干將鑊鄒曾不獲與鉛刀並庸數耶人耶吁嗟乎公

石僉都御史山峰阮公鶚墓志銘

福建人

李春芳

中丞阮公皖之桐城人也諱鶚字其號山峰居士系出步兵晉黃門侍郎遙集自陳畱受節鎮皖樂山山之勝因家焉歷唐諱樅江者以大將軍顯宋諱師簡者以進士顯文武後先輝映由進士五傳而生暹暹生廷瓚人稱愛雲翁則公父也愛雲翁少孤嚴事其兄讓千金產有隱德沒祀於鄉後以公貴贈南京刑部主事配吳氏繼童氏俱贈安人正德己巳歲大稜翁傾貲振之所全活甚衆無不願翁生賢子者已而

母吳以是歲十月二十四日生公公生之夕室有瑞光始爲兒時端重不戲六歲就外傳輒問曰讀聖賢書不當學聖賢乎傳大異之嘗作燈花賦以見志長而博綜經史百家文聲籍甚嘉靖甲午以儒士中應天鄉試乙未遊南雍少司成歐陽文莊公方與諸士講明致良知之學公聽受而篤信之曰學不在是乎自是盡棄平日馳騫之見而反之身心矣甲辰第進士觀吏部政會星變上疏乞崇廉介以抑奔競不報太宰熊公某獨亟稱之乙巳授南京刑部主事敬簡明允精於讞比千戶劉恩以善訟作姦公暴其罪竟

置之法時有殺人而櫬於市者都下譁然莫知其由邏者偵捕朱監生甥抵之業已誣服公心疑爲寃齋沐禱神竟得真殺人者於是才名大振三載奏最改河南南道監察御史巡視光祿光祿多中貴人憚公風裁省浮費且十萬計地震應詔言七事多見採納已酉巡視倉場兼理河道蘇運卒立議單劾罷漕帥之不職者漕政以肅明年案順天諸墨吏望風解印綬去任丘進士王聯豪橫數殺人擬大磔乃撫捨胡公續宗詩誣奏謗訕上怒逮下詔獄并逮撫按藩臬郡守三十六人公曰以言語罪人非盛世事矧誣構

之乎漸不可長乃極力調護其間事竟得白尋改畿
內督學公以首善自京師始正身帥士士蒸蒸然鄉
風諸所請謁悉謝卻不避權右庚戌虜入犯至薄都
城下公適校士涿州涿固都城要地也公選率生徒
張皇號召士氣倍振虜退條上禦虜十事動中機宜
當是時公職在俎豆不與兵戎乃毅然以憂時捍患
爲已任其康濟之弘猷已於此露其端云癸丑擢浙
江提學副使頒示條約一如畿內而因地裁成之得
人爲盛浙方歲苦倭寇甲寅尤甚公下令諸生操弓
矢習射作忠義之氣乙卯夏省城戒嚴撫臣檄諸司

畫地防守公當守武林門則列營關外令士女分道
入遞至遞開視他守者獨無追迫蹂躪之慘民咸德
公焚香祝天曰安得阮公開府以活百姓耶丙辰陞
廣西右叅政臺省交章薦公有文武才可大用上
擢公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聞命卽展布
方略誓告將吏四月賊攻乍浦追斬皂林賊奔桐鄉
公冒重圍入桐鄉方賊之圍城浹旬也多方攻擊而
公亦隨機應之顧孤城力乏數請援於總督胡胡不
應城中危甚卽睢陽之急不是過也賊又持總督紅
牌抵城下議和人心搖惑非公抗議固守鮮不敗者

少宰松溪程公序平夷碑亦謂公有睢陽之節武穆之忠以此久之賊計窮遁去五月賊陷仙居公又募金台諸郡兵分疑設伏凡三戰大破之而賊首徐海黨與衆盛復集舊巢時趙尚書文華出視師與總督胡共持和議乃公獨銳然決戰會言官上疏罪議和若詔下專命公勦平公得報益自罄竭命奇兵四伏正兵突擊賊遂大敗四竄巨魁陳東麻葉辛五郎皆就擒賊又奔據沈庄憑險自固若謂必不可破而主和議者猶觀望不進公大怒曰不滅海尚留根蔓乎檄諸道分兵四圍夜渡濠薄賊柵火其巢自寅至酉力戰俘獲甚衆徐海始就滅功最稱奇而讒忌亦自是漸起矣公顧一意向賊謂諸將曰寧波鴈門久爲賊據而舟山餘黨尚在奈何安枕耶遂夜驅水陸兵並進大破於蔡奇山獨山大潭山水戰於清港洋丘家洋直抵舟山賊方除夕酣醉遂擒斬殆盡自是兩浙三吳始得休息矣 上賜金綺者五進秩者一方鄉用公而忌者愈忿謀奪公柄移公專鎮閩是時閩寇方張而兵弱財匱私計可以困公而公不爲困丁巳春公發浙江倭犯福寧公抵建寧倭犯會城已而犯福清犯海口羽書猝至公日夜治兵儲糗慎邏謹

謀而於先登陷陳之士不惜重賞往往能得其効力
遂奮擊賊衆於古源陽崎長樂港閩安鎮凡十餘戰
計任事不過數月捷書飛奏上大加獎異柰何忌
之者力謀傾公乃指摘公糜費儲餉肆爲萋菲風聞
論列遂被逮至京然募兵壯造戰艦捐賞予卷牘具
在有司可覆視也卒莫能中傷落職歸角巾私第絕
跡城府東阡西陌朋舊過從悠然不知老之將至也
會有論胡督府宗憲侵浙餉者復波及公公疏請兩
省互覈而人多依違其間迨隆慶丁卯公病轉劇伯
子某伏闕陳情於是大司徒馬公森大司馬霍公冀
合疏題覆行兩省巡按覆報公之心事行且昭雪乃
以十二月七日歿於正寢享年僅五十有九耳嗚呼
天亦忌之人何尤哉余嘗讀陳平傳而重爲公慨也
平事漢謀所以撓楚者請捐金行反間高祖與之黃
金四萬斤恣所爲不問出入卒間楚君臣滅羽垓下
由公觀之使平也生今之世身且不免又安能吐六
竒而封萬戶哉今按中丞五臺徐公紳狀叙浙閩事
獨詳有以也浙之士民思公之德相與立祠俎豆公
夫豈可強致哉噫此益足以觀公矣若夫勘副使李
某同知唐某以全善類哭送南野先生旅櫬以敦師

道不拜仇咸寧不附陸都督不謁趙督察以勵士節
皆狀中所稱述者自當信後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公汝諒墓志銘

遼東

寇陽

侯汝諒字叔貞號松亭公幼聰穎不羣讀書過目成
誦爲文藻思逸發操筆數千言立就弱冠領鄉薦戊
戌登進士高第己亥授戶部主事監太倉及三河諸
倉正己率下出納明允宿弊頓革總督侍郎胡文江
巡邊諸監倉者率有厚餽張盛晏以媚之公獨無後
餽者多敗時稱公有守甲辰陞雲南司郎中司務繁
劇公才旣優應酬如流吏不敢欺內用金寶當事者
率通舖行倍估高價因爲己利公裁其直之半省帑

不以
學地
府

金甚多外戚方氏奏討祭葬及庄田七百餘頃公以
爲財力土地有限而覬奏討者無窮弗之許方託所
親啖以利公峻拒之且疏稿白於大司徒蒲庵王公
王難之公曰設有利害郎中自當之疏上命下竟減
其請之七八貴戚咸怨公亦不顧也乙巳陞南陽知
府公嚴以馭吏惠以愛民抑強扶弱興利除害唐府
求儒學隙地以益園圃撫按檄公勘之公曰卽府地
尚捐以助學可侵及學宮耶事乃寢朝覲給由赴京
公私餽遺一無所受撫按交薦其賢庚戌陞陝西按
察司副使值莎亭翁卒於南京公聞計號慟卽日奔

赴護喪而歸服闋癸丑復除陝西分巡關內歲大歉
公調度賑濟全活甚衆地震異常人多壓死劫奪蜂
起公循行禁緝地方賴以無虞丙辰陞河南左叅政
至汴卽入賀丁巳陞本省按察使振肅紀綱申明法
令豪右斂迹激揚得體風清弊絕人望益歸入覲事
訖已未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地方
連歲荒歉餓莩載途又值兵冗百務蕩然公夙夜焦
勞匡濟時艱危言懇請數萬金糴米數萬斛賑之軍
民賴以全活復請通登萊天津海運公私稱便招集
逃軍修復墩堡督造火器訓練卒伍軍中之務畢智

殫力誠無遺策焉虜雖數入多遭挫劫而去屬夷內
叛勾引醜虜爲患事體重大莫肯執其咎者公抗疏
婉言條其便益計擒首惡果力箇等四十餘人功收
不戰羣酋授首事聞 上嘉之有白金文綺之賚公
孳孳爲國約已裕民用舍惟公賞罰惟明嚴以繩貪
勇以起懦軍民咸悅朝鮮貢使有獨鶴之詠坐是與
總兵者不協互相訐奏奉 旨回籍聽勘中途患疾
抵家調理不痊於辛酉年七月二日卒距生正德乙
亥六月九日壽四十有七云

